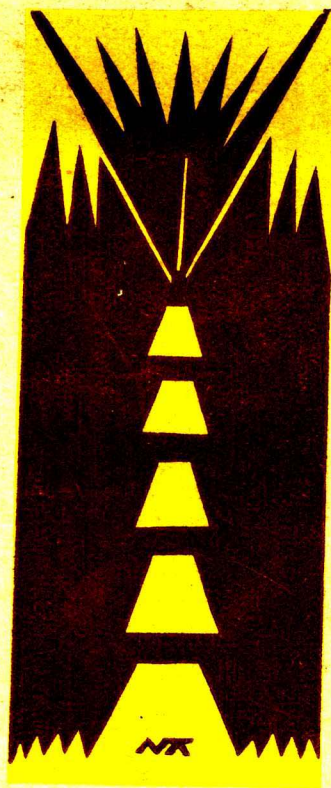


椰子与榴槤

許傑著



1931

椰子與榴槿

一名“南洋漫記”

許傑著

上海
現代書局

1931

自序

椰子與榴槤，都是南洋特產的一種碩大的菓子，我把牠用來作為我的南洋漫記的題名，僅僅是採取了牠是南洋產物的意思。

我自己又對於自己的作品，本不敢說什麼；而且這種類於隨筆一類的東西，更不敢有怎樣的過於鋪張的說話。

不過，我却可以說，在我的作品中，我的主觀的色彩，永沒有如在這一漫記中這麼鮮明過。老實說，我是想試着用新的眼光，去衡量一切的。

我在南洋的時間，僅僅是一年多一點；便在這一年中，却正是中國新興文學為建設自己的理論

的基礎，與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及布爾喬亞文學鬥爭得最激烈的時代；南洋是中國的化外，我處在那裏，關於國內的一切新的鬥爭的理論，及新的出版物，一點都沒有看到；於是，我自己知道，我的思想便有些落伍起來。我是一個有小資產階級性的青年，我在南洋的那種充滿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氣味的社會裏，自然是不能過得很慣；我雖然在那裏生活，但我時常用我的僅有的社會學的智識，去估量他們，去分析他們。我覺得，殖民地的普羅列打利亞革命，也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。我開始的心思，很想寫一本“南洋概觀”之類的書用統計的，比較的，分析的方法，來對南洋的整個社會，如政治，經濟，人口，教育，宗教，以及勞働，婦女等等，作一次具體的診斷，而指示出他的唯一的出路。但是，一，因為我的外國文的程度不大好，對於材料方面就不容易收集得起；二，因為我的社會科學的根底不大好，對於唯物史觀的原理，還不能自如應用，因此，我不得不寫這種類於記事，類於隨筆，類於

小說的東西了。

用類於文學的體裁來抒寫我對於南洋社會的結果，事實上恐怕是失敗的；但是，我覺得，如果我的態度還沒有錯誤，那末，便算是我的成功了。

目 錄

自序	1
枉生女士	1
兩個青年	18
椰林中的別墅	34
榴槤	49
吉齡鬼出遊	60
棋樟山	80
馬戲場中	94
我的房東	104
下嫁異族	128
K女校的風潮	147

枉 生 女 士

初到南洋的人，如果會感到壓迫的，那末，他第一便爲曉得所謂華民，即華民政務司的權威與勢力。

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有一位朋友和我談起，說華民政務司，近來是怕我們中國人了。這是一個奇怪而有趣的問題，於是我問他，“這是怎麼說起的”。“從前有一個廣東人，”他說：“他在這裏的樹膠園做了幾年的工，又回到唐山把他的老婆也帶來，可是，老婆來了以後，樹膠是跌價，工錢是減少，生活

費增加；於是乎，家用漸漸支持不住起來，而老婆也同人家戀愛，跟着人家去了。於是他到華民吃官司，心想用外國官的力量，奪回自己的老婆。可是，經過了華民的審問，問他的老婆歡喜嫁給那一個，他老婆却說不肯嫁他以後，華民就用着西方的法律斷給了他老婆的喜歡嫁的另外的那個男子。那時，他當堂不服，說明明是他的老婆爲什麼要斷給另外的人，但華民已經進去，兩三個馬來巡捕給他拖了出來。

“於是，他這一恨是非同小可！過了幾日，他身邊帶着一把斧頭，趁華民還是問案的時候，一直跑了進去，沒頭沒腦的便向華民頭上一劈。

“這一劈，雖然沒有把他劈死，但的確是華僑史上的一頁新的紀錄，比較那些所謂革命的華僑領袖，專門在華民前面獻殷勤的，却好得多了。

“從此以後，各地的華民，都戰戰兢兢起來，也不敢輕易出外了。尤其是關於中國人的婚姻問題，不敢輕易出個主張。”

那位朋友說到這裏，停了一停。於是我心裏到想起一個暗殺及行刺等恐嚇手段來。

“大概關於革命黨的暗殺或行刺事件，這裏還沒有過罷，倘使這種恐怖的政策做得利害一點，我想，他們的威勢或者會減殺一點呢？”

“有呢！是一個女人。”我的朋友忽然若有覺悟的回答。

“是女人，呵！那真是無政府主義的蘇菲亞了。”我驚奇的稱讚。“那她的歷史，你曉得一點嗎？”

便是在這裏格林埠，那時我沒有在這裏，所以聽得不詳細。不過，我曉得有這麼一件女子炸華民的事就是了。

“那末現在這個女子呢？”

“早已死了。”

“那個被炸的華民呢？”

“不曉得，聽說當時便被炸死了，又有些人說沒有死，後來回英國去。”

我心裏總是覺得不夠了什麼似的，終於感得空虛；好像非把這件故事打聽出來，總是一個缺憾。

沉默了多時，那朋友又說，“這件事情，你連打聽都不容易打聽的；因為他們不敢多嘴恐怕連累到自己身上來。聽說炸了華民以後，偵探在各地密佈着，連響都沒一人敢響呢！——到晚上的時候，店門也早就關閉了，正是恐怕大難的來臨的樣子。至於這個女子究竟是什麼人，連她自己的親戚兄弟，都不敢去認一認呢！因為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啊！”

這一次的談話是這樣的默然下來，終於終止了。但我心裏總想在幾時聽完這個故事。

二

過了多時，熱帶的氣候，我正漸漸的過得慣了。於是我對於正可用氣候來象徵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者的政治，也漸漸的不覺得他的酷熱與悶

人了。於是，自然而然的，我對於革命的女子的關心，也漸漸的忘懷了。

但是，偏偏在一個什麼慘案紀念日的下午，革命的空气，好像臨風高掛的青天白日旗一樣，的瀰漫與濃厚的時候，我的寓所裏又來了兩個朋友。大概是正在談着，革命之母或關於革命等類的話。忽然這如國內的六月一樣的下午，驟然下起大點子的驟雨來。

說驟雨，從代表革命的空氣的青天白日旗，我們便會聯想到南洋的革命，是怎樣的如青天白日旗的懸掛一樣，會被一陣驟雨打得落花流水似的。

在這個時候，我忽然又憶起了炸華民的女子來。因為，無論如何，在以吃‘皇家糧’做走狗，或到政府那邊去拍馬屁，而出賣國僑的利益的，所謂革命的華僑領袖當中，是找不出這樣的人來的，——真說是一個女子。

“我們剛才到她的坟上去了一次，而且拍了幾張手照。”因為我的提起，我的兩位朋友當中的一

位，就這麼說了。

“呵！我也早想去看一看她的坟呢！——怎樣走的，遠不遠，我想去看一次。”

這時，我的心中，好像隱隱中想到到西湖去憑吊蘇小小，馮小青，以及秋瑾女俠等一大堆的女人的坟墓來。自然，用這位女士來比蘇小小，馮小青，當然是比得不倫不類的，但我却終于怎樣聯想起來了，——這或者便是我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。至於以這位女士來比擬秋瑾，那是並沒有辱沒了她的。

外面的驟雨，正下得興緻十分濃厚，要去憑吊一個女革命的荒坟的情緒，便一時轉了一個方向，我又詳細的問起這位女革命的一切來。

“你們知道這位女子所以要去炸華民的動機嗎？”

“真正的原因，我們也不大曉得呢！因為她被捉住的時候，她是一句話也不肯說。

“那麼，她這一炸，是否有政治的，不，有什麼

議的使命，或什麼主義的作用呢？”

“有些人說她是無政府。”

“無政府！”我心裏想，“唔，這正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行爲，對於這一種無政府主義者，甚至於無政府主義的實行者，我是非常欽敬的。”至於要尋究我所以欽敬這位女無政府者原因，那便是因為我要鄙薄那些自號爲無政府，而其實却是勾政府，或直接間接靠着政府的錢來養活，靠着政府的勢力來作威作福的人們。

“在從前有一個時候，南洋的無政府黨是很興盛的；譬如這裏的三十行或機器行，都說還有無政府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聽見過南洋有無政府黨人，他們在這裏辦平民夜學，宣傳世界語。——現在還有他們的勢力嗎？”

“現在是不大有得聽見，關於無政府黨人的事了。近來的共產黨反是很多呢？”

就是關於這幾句問答，我好像已經在這裏得

到一個結論似的。我好像覺得無政府主義者，在社會運動當中，大不了只能做一回啓蒙，或說初步運動；至於進一步，就做不到了。這個事實的實例，好像是俄國，是中國，又是南洋；至於他的原因，我似乎還隱隱約約的沒有條分的想出。而且，便是因為這個原因，無政府主義者總覺得他是抗閩黨的前輩，是抗閩黨奪了他的地位似的，於是反過頭來，來仇恨抗閩黨；等到一有機會，便反過來與他所反對的政府勾結，而屠殺而壓迫他人了。這個實例，却不是在南洋北洋，而却在中國。

因為是驟雨，忽然又晴去了。南洋的氣候，本來是這樣的，你看，剛才馬路的兩旁，不是流着水嗎；現在，一晴去之後，馬路的中心，當即就乾了；而且太陽還特別有力量的，照着高高的樹幹上。

“恐怕天晚了，走不回來了，趁現在天晴了，我們再同你去一趟。”

這自然是我所喜歡的，於是便穿衣着襪，預備去憑吊這位女無政府的犧牲者，南洋的革命的先

烈。

三

因為是雨後，地面的熱氣，早已被驟雨驅散，所以空氣便非常涼爽而宜人，所謂終年皆是夏，一雨便成秋者，便是指這種時候而言的。

行出了熱鬧的街市，漸漸的便發現資本家及白種人的城市山林的別墅，錯落的點綴在柳林蘆葉間。夕陽斜斜的照着，經過了含有水蒸汽的清澈的空氣，投射在橡樹的樹幹上，路旁的野草上，資本家別墅的紅牆綠窗上，便有一種新秋的金色的豔陽的氣概。

從我的寓所，到這位女士的墳上，大概有四五條石（英里）步行前去，步行回來，恐怕要化三四個鐘頭。但是，我雖得努力的走去；因為他們今天去過一次了，還要好意陪我再去吧！

在路上，又談起這位女士的事情來。我問，這位女士的死，是不是政府給她槍斃了，或是給她拿

樣絞死的？

“究竟怎樣死法，”一位朋友回答，“我們局外人到現在也無從知道，——恐怕到以後，都是無從知道了的。

“她去炸華民的時候，正是中國人的舊曆過年，各地方都在燃放炮竹。那時，她帶了炸彈，說要看華民，華民出來了，便拿出炸彈來炸。那炸彈的聲音，是很響的，差不多附近的地方，都能聽見。她當時，便被捉住了。

“那時埠上立刻戒嚴，大家都趕快關店；沒有人敢承認她是什麼人，甚至她自己的親戚兄弟，也不敢去認。”

“當時華民給她炸死了沒有？”我問。

“不知道，大概是炸死了，那一個敢問呢？——被炸之後，他們的揚言華民沒有炸死，僅僅有一點微傷，休養幾日，已完全好了，後來便說回到英國去告老了。——但是，實在的情形呢，聽說當時就被炸死了，只是他們瞞着不說，後來借回國告老之

名，把屍體搬回英國去了。至於這裏呢，却零別來了一個民華，却是辦事特別嚴厲，壓迫特別加重。”

“那女子捉住以後，立刻便予以槍斃吧？”

“不呢，他們帝國主義者文明國的假面具是要做的，他們也經過了幾次審問。但是，審問的時候，問他什麼地方人，問他什麼名字，問他為什麼要行刺華民？她總是一句也不答。後來經過了三四次審問，問得利害了，她才說她是中國人，名叫枉生，他的行刺，是代她的丈夫復仇。至於再問華民與她的丈夫有什麼仇呢，她又回答，說她的丈夫是在這裏被華民驅逐出境的，而她丈夫回到中國，却被軍閥所害。所以她要為她丈夫復仇。零外的說，是聽憑你三次四次的問，也問不出來了。因此，他們把她放在大牢監裏。”

那時，我們已經走入了坟山的範圍。但那裏仍鋪着黃泥的馬路。那裏有一個山亭，名為大伯公廟。再有趣的，是那旁邊設着一個類似字紙爐的亭子，題着冥府郵政局的字樣的。到了那裏，我們順